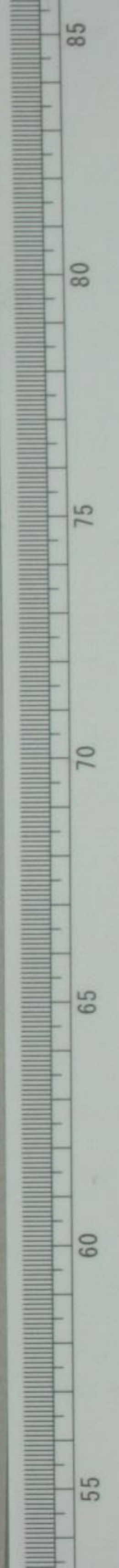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1



文庫 11
D 292
91

印四文庫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監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

一

010190562595

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爲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滂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剝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微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

魏衆數千劍鄰於建兵懷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日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旣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山爲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

射金兵犯江俾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俾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俾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卽位諫臣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

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爲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勅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

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膈告請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朝論欲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嘗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爲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與白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爲監察御史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旣而盧仲賢出使爲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爲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爲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爲急擢穡爲諫議大夫敵勢浸張

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爲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

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
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
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
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
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
宗卽位除戶部侍郎克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
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
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泰伯秉
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爲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
札命璘退師之望旣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

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
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
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
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
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
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
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
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

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爲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爲思退地也旣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旣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大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侄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太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望有文藝幹畧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

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卽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謙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哉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爲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忠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會幾呂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

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
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
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
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
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
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窘乏措
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
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
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
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
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
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
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
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
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璜直
柔亦相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
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
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之

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爲獻上已分乞
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
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
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謀報劉豫在淮陽造舟
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人
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
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
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渚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
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
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

所聞金鋪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作大禹今
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
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
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
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爲
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
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
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
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

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翟汝文字公異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

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
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爲吏部侍
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
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
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爲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
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
害不私於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
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
即位赦書上供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
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蓋
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今
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
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
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紹興元年召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
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
考吏牘稽遲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
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劾汝文專擅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日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

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庶爲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燮旣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

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
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
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
過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
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
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于
爨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
歸遂以軍付爨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爲
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
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

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愛甘泉者端怒謀卽軍中
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
今旣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
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
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
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
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
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
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屢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
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

友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
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
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
闕於縣月闕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
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荊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
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
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
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
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
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
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
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
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
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
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間庶壯
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

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
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
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
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
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
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諡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
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
般倉爲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沉舟而道戶部受虛數人
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
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寢微乞下
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爲沮撓責監南劍州
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
爲兵部員外郎高宗卽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
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
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
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
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

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贖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爲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所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幸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適溥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兒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

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
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
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
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
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
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
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
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
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追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
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恐北面臣
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恐
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
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
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
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
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
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
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

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
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
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信弁守節不屈帝爲官
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
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
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酒冰天
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與田五頃帝謂丞相
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
克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
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
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燕無形惟無已也故
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
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
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
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
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
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
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

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
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
卒升爲文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
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
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
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
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
勳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
卷書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骺骹說一卷雜書一卷
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
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
累遷樞密院編脩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
事勤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
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
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
計議使旣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
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廼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
與望之再使幹離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
手詔爲辭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

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
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
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
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劫砦不克幹離不以用兵詰
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遂不欲留王
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
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
弱不可不和旣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
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
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
爲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寃帝爲感動復
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叅贊軍事論航
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
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
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
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
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克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維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干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不厭宋德也今大國複製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祥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比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

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
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佑神觀左司
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
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
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徒屢瀕於
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
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
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
十卷子孝覽孝會孝忠孝會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
知爲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
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
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極荒自任發廩
損直以糴民糗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
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
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

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鑿未晚時朝議已定
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
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
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暑衣經入對帝以國
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
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
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
使龔璿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
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命知
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
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賁
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
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
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
常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
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璿曰虎口不可入皓
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
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
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
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

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
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
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
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
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
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
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
不願渝生鼠狗問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
酋暗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
流遞猶編窠也惟瑋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去

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
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
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
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
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
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
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

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

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
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
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
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
司丹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
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未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
試蓋欲以訐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
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
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
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令人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尙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留
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旣對退見秦檜語
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
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
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
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
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

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懋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鍰宣言燮理乖盭洪衛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鍰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鍰爲列列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鍰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

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
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
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
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
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
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
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
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秘書省正字甫
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爲台州通判垂滿

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少有侍者九載檜死皓還
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它
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
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
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
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產爲官鬻請聽其估
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大定僭號諸國未必復從宜多
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昇之王師但留
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
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尙書戶部郎

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認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故國史以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奉之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遙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請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旣尋盟首爲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垾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垾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随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

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旣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旣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

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槐秘摺楸檟桴楹棟栳

遵字景巖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旣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

擢爲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自遵始
宰相秦檜子熈爲官長警效爲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
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
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爲正字八月
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爲御史方賜對而
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璿
同出疆璿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
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
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
悉爲道謗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

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
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
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又因面對
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
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
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
每月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
達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躡居臺省
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

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克軍者填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闕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軍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卽請行

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
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
爲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
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
輸麥違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
秋衍一以爲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
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
以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爲解淹引日月
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
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
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
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
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允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
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
藝它郡隨與不饜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母復然
先是朝廷慮商舶爲賊得悉拘入官旣而不返並海縣
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
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卽位拜翰林
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

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
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
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
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
爲之屈謂宜遺金縉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
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
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
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
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瓌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

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
前守周瓌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
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
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
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
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
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至黜松言圩遂
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繼其忿則別治漂木未豐

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
分乞糴如自割其股以充喉不暇食況能飽他人腹哉
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
米而亡以炊或闔戶莩藉而廩不至遵簡賓佐隨遠近
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不
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
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徒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
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
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皆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
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
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
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庾人不能
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砮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
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
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墟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
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
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
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諡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

博極載籍雖裨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
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
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
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
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
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
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
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諡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
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
璠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
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
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宮軍與
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
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
人心動搖不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褻遣
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閣門
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
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爲正疆
土以何爲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
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

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舍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克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卽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

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
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
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
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
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
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謀報使謹錄之
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
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
書黃宰執書押常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

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
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
之職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
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
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
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
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
百姓恟懼邁不為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
垂囊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
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

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
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
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
當維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
之爲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
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
欲邁至衆狂前事至以飛語勝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
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闕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
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
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

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
海陵曰喻泗曰鹽城曰寶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
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
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
馮湛創多槩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
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
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
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
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
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

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改
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
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
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
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
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
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
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
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

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觀
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
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
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
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
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
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宋史卷三百七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
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
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

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讎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上與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復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鱗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卽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旣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

除新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
九成闕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
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僉人議和
九成謂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
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旣罷秦
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
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旣至倉

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
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
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旣免喪秦檜取旨
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
間檜忌其議已令司諫潘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
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羸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

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
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
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
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
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
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
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
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募
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正父憂從鄉先生蕭

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
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
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士和金使以詔諭
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
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
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
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乘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

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

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知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

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

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復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諫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

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
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
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
高八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關不搯其吭拊其背
不能全勝今日大勞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
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
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
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
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

疏願毋以小劔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
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
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
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
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
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
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
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
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

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爲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

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待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

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
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
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
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
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
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
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
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
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
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
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
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
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
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
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
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
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
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

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
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
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
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
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
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
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
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
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
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
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
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
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
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
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
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
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
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

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

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於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倚角時大雲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川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卽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

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
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諡
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榘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
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
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
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
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旣而他盜入順昌部使
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

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
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
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
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
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
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
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
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
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
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

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

外不匿厥日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登然卽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措撫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

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寇入太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關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卽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卽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卽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

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并沉船以避其役如溫

明慶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卽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未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關陝旣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

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關卽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泚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二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

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
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
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
半克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
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
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
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
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
也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
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
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
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
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
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
庾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
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
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
年權辟靡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

四方賢俊遊因訶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
慨然有通變揀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
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
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
上供認額緇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
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
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
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竒嘗言財利之源當出
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
撥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
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
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
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
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
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
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
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
乃準初數爲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
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

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乃猶患積壓
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
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
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
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
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旣常
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卽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
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
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

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
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
定茶舖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
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
一斤征一錢往往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
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
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
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
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及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

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
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
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
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
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
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
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
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
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
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
削法旣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
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
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
其上卽爲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
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
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
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

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卽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關悉知處於食貨等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關吳玠數以餉饋不繼訴

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米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跡果闖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

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終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鄧總執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
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

一

蕭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
蕭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蕭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蕭在
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爲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
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
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實
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衆蕭請分三等定罪上以
蕭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蕭言叛臣之上者其惡
有五諸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呂好問
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
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
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爲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
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爲善
言其弟昌辰改爲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
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庭執政馮
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爲中書舍人臺

諫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
在僞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
按察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德陳戩是
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任位供職不廢者但苟
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爲臺諫侍從上以
爲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劾南仲父
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邊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
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爲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
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
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
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
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
與此訥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
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
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
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
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
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極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
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
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

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九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爲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爲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卽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

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卽位復徵
猷閣待制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
彥追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
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
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
賊元唯唯不能用卽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
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邴不顧也時
御史中丞鄭穀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
穀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
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

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
宮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
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
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
年卽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
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緩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
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
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
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
統兵者數人皆所持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

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
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
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
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願浩氣節高
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
報陛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
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
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
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
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
成筭使自爲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
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
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
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
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
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
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
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行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
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
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

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旣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僉從衣糧使自餽人以殺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

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被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遽允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邴閑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

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
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
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
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
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
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武義大夫躡上遙郡刺史名
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
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
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
赫功祗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錄今其所部卒伍至奪

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
官知江州陳彥文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
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
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
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
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
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
先事之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

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
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
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
之上再三褻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
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之
計旣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
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
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爲資政殿學士同
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珪爲貳賜康褰詔
許綴宰執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
人絕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
壽論康與珪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
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未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
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
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
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
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內
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黏罕

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
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
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
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
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專上又請詔
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
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卽就道三
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郎
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
旣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昉分爲之守論宰相朱
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旣
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
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
集衆徒爲紛紜旣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上幸建
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
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
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
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爲計
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
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

寢六月又雨恒陰呂願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
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
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
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
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
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
申前說曰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
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
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
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
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
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
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
論呂願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
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願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
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
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
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
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
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
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
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以
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
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
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
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

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
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
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
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
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
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
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
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
自江而南可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

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
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
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
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某布四路朝廷號令徑
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
食諸將旣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
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
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
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
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

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
爲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旣定俟至防
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
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
閩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
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
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卽日除參知政事明
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
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

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
有鄴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
卽行守力解上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
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
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
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
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
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
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
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

海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
請出師屯要害旣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
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
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
十餘萬縉守旣視事卽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
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
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
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
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
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

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
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
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
也卒諡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
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
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
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
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請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
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

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
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旣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
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
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
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
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
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
外郎而遲爲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爲之者中
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爲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奇

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爲例紹興
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
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
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然人亦不以爲非哲廟
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旣而
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
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寅
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
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
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

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
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
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
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溇州酒稅
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
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
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
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輔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
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

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偪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輔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奈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劍大怒輔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還輔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輔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改旣又復傳書誦言其罪輔至傳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

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輔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輔會浚謬爲書遺輔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輔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輔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舉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輔又請褒傳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輔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

進兩官爲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爲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

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不阨於秦檜呂頤浩焉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國軍事前軍首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

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
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
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
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參成夷虜
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
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
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
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
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
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
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
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
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
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
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
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

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譖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因受澤

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
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疏
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
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
錄私書改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
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
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
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
卽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據實
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
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
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自保
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
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
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
記于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
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彥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
彥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以疾辭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

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川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

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蒙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柢於是捕

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蓋庾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奈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爲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權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爲給

事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彞爲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劔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未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權之諸孫有文有學自權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脩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

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自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說與程頤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

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其具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二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

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
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拾遺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
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疇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
方尚王氏新說疇獨守所學官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
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
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疇因轉
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
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

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疇言春秋
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
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
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
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
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廙飲韓世

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砭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屢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砭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砭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造呈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脩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

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砭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砭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砭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祕書少監砭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砵充館伴使砵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砵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砵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砵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砵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已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

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旣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

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脩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鈎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鈎軸者良貴極言何臬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口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

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子外當國者借爲狂率黜監信州泂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旣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卽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惟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汀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願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

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某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

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如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願本中間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醉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

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
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
密院編脩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下
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祕閣主管
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
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
中當爲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
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互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
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縣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

由盡知其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
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
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
主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
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
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
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
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
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
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

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
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
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
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
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謨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
臨江許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
能招致乃起謔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
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

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
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
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薦本
中封還除日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
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
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
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
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

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有
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豪
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
桧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
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
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
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懷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列傳 一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樞密院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
姪也元符二年以後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
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勤
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
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
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
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
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
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
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
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爲右司員外
郎不就以直祕閣爲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

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
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
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
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
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
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
又使其甥劉達贖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
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
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

臣卽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聞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爲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誼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夔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

軍國事子誼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蔡卒爲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誼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誼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誼巡城顧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誼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誼督兵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誼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誼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誼又遣將

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
遂得割獲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
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過單騎入賊中諭以
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
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
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
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秘閣脩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
諲馳至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
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
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旣
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及復良久良貴徑至
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
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
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
丞當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
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
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脩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特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薊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旣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祕閣脩撰尋除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
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
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彥所
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
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
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
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捨自西門出突天橋以火牛助之湏
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
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
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
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鑄兩官金人歸河南
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
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
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
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
金遊騎已薄城矣旣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
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

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間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

永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卽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旣至疾作有旨脩郡城規在

告吏拖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
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
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
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
險隘立堡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
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
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
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

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
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
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
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
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
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
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
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卽位從至揚
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

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
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
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
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
無禮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
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
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
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
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
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
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
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許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
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
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
路之言謂變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旣結保甲又改巡社旣招弓
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
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爲發運使給事
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

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
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
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白官蹠足奔
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塗炭財用填
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
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
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
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
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
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
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
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
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
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
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
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
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
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
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
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

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忘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

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

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移河北又次年移京

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願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加枚括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襲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

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
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
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言詔
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
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
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詰牒非彊以予民則
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
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
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
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
不取其堅利取其輦好務未勝本初無閉心賊至則偏
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
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
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
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
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
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

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微猷聞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旦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祕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祕閣脩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陞聲勢隱

然帝東幸知原錄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立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輔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

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

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楠字李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楠奏帥臣自斃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楠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四年

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楠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修廩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楠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
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
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
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
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
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
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
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
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
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
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
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
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
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
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
虞以疾乞祠除祕閣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
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
六十四桷寬洪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
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桷

以立嫡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
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
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
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
子博士出知房州特旣權官茶復疆民輸舊額貧無所
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卽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
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
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
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

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
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旣
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放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
言元祐名臣子孫又被廢官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
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
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
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
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爲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
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
置使成都舊城多毀玘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

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肩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經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徵宗卽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

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才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有姦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一人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帥孫埃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

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賁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鑄三狄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

直道見擠毋撫極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
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君有志焉遂閉
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
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
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
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
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及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
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
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
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
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
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
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
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
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
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
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曰爾王言嘗薦舉黃
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
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
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授賜出身
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
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徵官卒以遜其弟
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婦庠卒孝宗諡曰
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
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
二州法曹掾入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
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
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

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爲陝西都轉運司
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
州未行召爲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爲司勳郎中遷大理
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
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
婦女有願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
慮不及此也卽詔自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
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
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
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

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
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
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
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
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
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剛雜犯死
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
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旣而趙令時應詔薦之
復召爲刑部侍郎爲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
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
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
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惠咸足
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
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終

68-11408

